

编 辑 说 明

为了更好地从正反两个方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根据全国和我省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通过广泛征集，组织撰写，编辑出版了洮安文史资料第一辑，作为不定期内部交流读物，供有关方面参考。

第一辑所搜集的史料，都是提供者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经回忆并参照一些史料整理而成。

在编辑过程中，本着征集史料三不原则（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和可以多说并存的精神，在保存来稿原貌的基础上，作了适当的删减补充和文字修改。由于我们缺乏编辑经验及水平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恳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古城洮安.....	张勇贵 (1)
张海鹏卖国求荣始末.....	岳 奇 (1 3)
忆黄显声将军二、三事.....	许瑞符 潘志敏 (2 0)
伪满时期洮安县教育实况.....	姜纯良 (2 7)
洮南天主教堂概况.....	岳 奇 (3 7)
那金河畔话英灵.....	张庆余 (4 0)
(忆阎群昌烈士)	
惠清屯名字的来历.....	杨世华、岳奇 (4 9)
我记忆中的日本士官学校.....	张东藩 (5 8)
回忆我在黄埔军校的生活片断.....	杨 健 (6 4)
伪满军队中的顾问制.....	张东藩 (7 0)
“七·七”事变后我随日军	
进占热河的片断回忆.....	张东藩 (7 3)

古城洮安

洮安县城是一座古老的城镇，全县区域位于吉林省的西北部，南和通榆相连，东、东北与大安、镇赉两县接壤，北、西北和内蒙乌兰浩特、突泉县毗邻。

全县土地面积6,043平方公里，农田1,522平方公里，草原辽阔有1,327平方公里。整个地势西北高，属半山区；东南低，多属平原，但土质较为瘠薄，有白沙土、盐碱地；洮儿河、蛟流河，贯穿全县境内，两河流域土质肥沃，物产丰富，素有“洮安谷仓”之称。气候风沙干旱，春秋两季，尤为甚烈，确属“十年九旱”。全县有三十一一个乡、镇，人口五十万，汉族占90%，其余为蒙、满、朝族等，蒙族大半集中在两个蒙族自治乡居住（呼科车力、胡力吐），其它散居在城乡各地。洮安县城是工业发达的城镇，现有国营、集体所有制企业171个，有的工业产品闻名于世，畅销国内外。

古城洮安，渊源流长，变化之大，远非昔比。

古城渊源

洮安，原称洮南，因座落在洮儿河南岸，故取其意。建制前，一直是少数民族的游牧区。县城附近有榆树数株，喜鹊常栖于此，蒙语称之为“沙磧茅头”，所以当地又有“沙鸡街”俗称。又因城北有洮、蛟两河流经，亦有“双流镇”

之称。

洮安历史悠久，早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了，在大通、车力、二龙、德顺等很多乡已发现他们生活的遗迹。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时代开始，经历战国、秦、汉，直至魏晋南北朝的千余年间，在这茫茫无垠的草原上，就是东胡、鲜卑、扶余以及汉族等长期开发与休养生息的地方。由于他们与先进的中原文化频繁接触，在经济和文化上互相渗透和影响，推动了这一带的开拓和发展。

在历史上，洮安是通往中原的重要道路。一千五百多年前，勿吉（满族先世）曾派“乙力支”沿松花江、嫩江，又转洮儿河然后舍舟登陆去北魏首都洛阳贡献“方物”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公元629年（唐贞观三年），唐太宗率军攻灭称雄北方的东突厥时，曾路过洮安一带。唐统一中国后，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设松漠都督府于营州（今辽宁省朝阳镇），洮安在其管辖区域内。从此，这里就属于唐朝的行政建置了。

公元十世纪，辽契丹贵族统治集团，为了加强这一地域的统治经营，在洮安城东二十华里处的洮儿河北岸设“泰州城”，此城就是现今的德顺乡城四家子古城遗址。

公元1116年（辽天庆六年），泰州被金兵占领。由于这里“土地肥沃”，“宜于稼穡”，金康宗长子宗雄向金太祖阿骨打建议移民垦殖，遂命都统婆罗火率部民万余户，迁此定居，是金初大批移民从这里的开始。此后，泰州一直沿用到金章宗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方降为金安县。

公元1387年，（洪武二十年），明太祖朱元璋为完

成统一大业，派明大将兰玉等率军二十万北征，讨伐元朝丞相纳哈出盘踞的残余势力，历史上有名的“金山大战”就在洮安县城东发生，最后迫使纳哈出投降。明统一东北后，在城四家子泰州故城设置了泰宁卫。当时的泰宁卫是科尔沁草原通向辽东的重要枢纽。

清朝建立后，这里隶属蒙古哲里木盟扎萨克图旗郡王管辖。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设洮南县，次年五月设“府”，即洮南府，隶属奉天省。府下辖有靖安（白城市）、开通、突泉、安广、镇东（镇赉县）等五县。民国二年（1911年）废府改为洮南县，与此同时北路道观察使衙门也设于此地。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改北路道观察使衙门为洮昌道（即原洮南、昌图二府辖县的统称），治所设于洮南。后因边境不宁，在民国五年（1916年）将道治迁至辽源，但仍隶属奉天省。“九·一八”事变后，在1934年洮南县归日伪黑龙江省管辖。

1945年，洮南解放，在第二年划属辽北省管辖，1947年辽北省撤销，又划分给黑龙江省。1954年划归吉林省。1958年洮南与白城合县，才改称今天的洮安县。

洮安名胜古迹很多，经几次文物普查，全县共发现历代城址、墓葬、遗址、碑刻、建筑等六十余处。

其中有原始社会时期遗址五处，辽、金时期遗址十二处，明、清时期遗址两处，墓群及古墓葬十二处，城址六处，还有古建筑等。这些文物遍布二十三个乡镇面积比较宽广，文物也比较丰富。经考古工作者研究，有的出土文物至少也有三、四千年的历史了。说明很早以前这里就有先人劳动与生活了。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洮安悠久历史的

实物见证。

比较闻名的名胜古迹有：

原始社会遗址：遗址座落在德顺乡双塔大队后岗下，除有半地穴居住址露在地面外，还有大量陶器残片，石斧、石锛、石犁、石镰、刮削器、石箭镞及各种兽骨等生活和生产用具。经考证，属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有三到四千年的历史。

城四家子古城：古城在洮安县城东北约二十华里处的洮儿河北岸，城周长近十一华里，辟四门有瓮城（即月城）围护，四角筑有角楼，墙存高四至八米，墙上设马面（射箭处）数十处，城外两道护城壕（河）环绕。城内残砖碎瓦处处可见。据考证古城为辽代北方军事重镇——泰州城遗址，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金、元、明时期又相继沿用过。近年来有大量文物出土，其中带有“泰州”篆文的铜风铃及铜镜等多件，是研究古城历史沿革的重要物证之一。

古城双塔：双塔在古城东北三里许有藏式喇嘛塔两座，各高十二米左右，青砖结构，塔身雕有精美的火焰神狮与梵文经，十三轮刹竿上，原有数十斤重的铜制华盖，承露盘，与金（铜）宝瓶相组成，别具风格。华盖底部，悬铎铃四个，迎风摇曳发出嗡嗡声，音清悦耳，如今一个也不存在了。据当地群众说，除其中一个于一九七九年春被盗外，另一个在一九三七年遭风雹刮落后，被日本侵略者掠走了。据考证，双塔又名保安塔，为清初十五旗葛根庙（遗址在塔后）的寺前喇嘛塔，至今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

老神树：是一棵古老的桔榆树，在大北门里，民国初年就已枯死，洮安前名“沙磧茅头”即来源于此。躯干粗大，桠杈雄健，讹传树神异，因此过去不断有人来此焚香送匾给它

蒙上了迷信的色彩。从此有“神树”和“古榆蟠龙”之称。可惜这一建城纪念物，在文革中被毁掉。

慈云寺：慈云寺俗称“尼姑庵”。在城内西南隅有尼姑数十人及殿宇禅堂等数十间。每当夏秋之际，寺境绿树成荫，庭院花草芬芳，漫步其中，令人感到心清神爽，别有情趣。

镇安寺：镇安寺（又名关帝庙）宏伟壮观，建于民初，有布局严谨的三重殿、观音阁与钟鼓二楼等建筑，雕梁画栋、绚丽多彩，香烟缭绕，盛极一时。（解放后寺已歇业）十年动乱中，毁坏严重。

古城洮安

古城洮安，自晚清始建以来，历经八十余年，四个历史时期，在解放前的近半个世纪中，几经沧桑，人民饱尝其苦。

洮安“北濒洮蛟两河，东通松嫩二水，实为要冲之地。”清末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府之后，开始营建此城。时值日俄在辽东半岛开战，沈南难民之家纷纷逃来，洮南知府田卿谷以请奉天都督“救济难民”为名，请银二万余两，设局放荒，修建洮安城，“以工代赈，难民赖之”，国民两利。于光绪三十一年动土，十一月竣工。该城初具规模，后经陆续复修，城垣全长24华里，平面呈方形。沿城墙挖一道上宽一丈，底宽八尺的护城壕。所挖出的土在壕内叠起一道底宽约四米、顶宽约一米的土墙，四面共辟八门，后又增设“广昌门”，共为九门，故有九门九关之称。除后辟广昌门外，其余八门皆为砖砌过桥式券门

门洞，门宽八米左右，双扇对开木门。城门上还修筑有砖砌炮台或土炮台。城内砌筑有“堆子房”（卫兵室）各一座，城的四角还设有角楼炮台。

城内布局严整有序，街道井然，城中心为井字大街，一井之内均分九大部分，每部分十五段，每段东西百丈，南北六十丈，大街小巷三十六条。

在建城的当时，据《洮南府乡土志·全一册》记载，“野草莽莽，沙漠风烈，十年九旱，出产稀少，农商并困。”荒野之中除有糜鹿、狐兔、狼、兔、黄羊等动物外，还偶有虎豹，时有“四不相”出现。边荒绝徼，地广人稀，胡匪纵横，百姓受扰，为害甚烈。为此，洮南府做了一些兴利去害的事。为避风沙，由辽源州采购柳秧在城附近洼地栽植；为驱胡匪，由省请领轻机快炮二尊、南洋钢炮一尊，并练习炮队，以示镇慑，是以胡匪敛迹。此外，在夏秋之交，洮儿河下游月亮泡涨水，洮水漫岸散溢，低洼之田多被淹没。为去其患，在靖安县境修筑堤约有数十里之长。

是时古城洮安境内南北长二百六十余里，东西宽约六、七十里至百里不等，面积约二万零四百余方里。在本境共设八社，一百二十五个屯。有户二千八百八十五户，蒙汉人口总共一万六千八百一十一人。

府署南段有官立两级小学一所，府署东北有官立蒙古小学校一所。以后民国时期发展为官办小学七所，民办小学三所，男女师范讲习所各一处，女子职业学校一处。影、剧院各一个。

是时本境产粮赴市贸易年约一万五千余石。每年外销牛马羊约千余头，多赴辽源州、法库门、昌图府、新城、

卜奎等处。每年产皮张五千余件，在本境销千余件，余者多半外销上述各处。每年由天津、营口来销各种布匹约一千余件，木材多半由吉林、新城（扶余镇）运来。通商贸易初步发达起来。

民国四年（1915年）至民国二十年，先后修有“四洮”、“洮昂”两铁路通车，铁路局设于洮南，从此洮南开始繁华起来。当时洮南铁路建有东、南两站，办理客商货物，南站并建有大型机车库，货场及局宅等。

交通之便，带来工商繁荣。最兴盛时期是民国十三年（1924）至民国十七年（1928），各种工商业户有一千七百多家。一类商号：有东泰盛、洪顺公、双义泰等五家大丝房，每年收入达百万元以上；二类商号：有德兴成、万顺恒、善有德、东兴元等十余家，每年收入五十万元以上；三类商号：有万顺隆、洪顺永、公庆成等七家，每年收入不下四、五十万元。粮栈兼油房有德盛长、同盛和、三泰栈等三十余家。各种手工业作坊和金店、药店、食品店、鞋店、旅店、皮铺、照像馆、饭馆等，应有尽有。比较出名的有双阳金店、广生堂药房、大兴酱园、正美香点心铺、玉壶春饭庄、同芳照像馆等。街巷店铺林立，四方客商云集于此，交卖嘈杂，人声鼎沸，热闹异常。当时糕点名盛一时，味佳可口，花样繁多，畅销几十个县。极有地方风味的杨麻大饼、吉小个子的白糖酥麻花、李大成的五香山猫肉，誉为洮南的“三绝”，使人交口称赞。

当时的洮南人口猛增到七万余人，客运马车有五百余辆，影剧院三所，浴池五所，并有了电灯、电话、电报等近代设施，堪称辽北第一重镇。

洮南在修筑铁路之前，运输往来多以畜力车为主。夏秋

汛期，洮儿河舟楫畅通，商贾船只多者二、三百只，通往嫩江、松花江，甚至远航黑龙江水域。每当夜幕降临，岸边艇上灯火通明，说书讲古，吹打弹拉之声飘满水面，热闹非凡，颇有水上人家之风。

在民国时期，洮南先后有张作霖、吴俊陞、张荣、张海鹏等军阀驻扎过，搞得洮白一带民怨载道。当时唯东北军二旅旅长黄显声将部，为人正直，见义勇为，受到人民称道，至今还流传张四驴子（张海鹏四儿子）抢亲，黄旅长命人男扮女装惩治四驴子的故事。而张海鹏则暴虐凶残，人民对他恨之入骨。早在日俄战争时他就为日寇效劳。日寇制造中村事件，发动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他竟置民族危亡不顾，去日本在洮特务组织——南满公所，与日本参谋今村新太郎大尉密谈，命中国军队退出洮南城，并解除洮南县警察武装。一百二十人的日寇侵略军未遇任何抵抗，一枪未放，占领了洮南。张海鹏为了卖国求荣，竟助纣为虐，派兵帮日寇向守卫在江桥的马占山部队进攻，遭到抗日军民迎头痛击溃败。后来张海鹏彻底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充当铁杆汉奸，一九五〇年“镇反”时在北京被镇压，亡年九十岁。

在日本统治下的洮安，民不聊生，商业和各种手工业遭到严重摧残，特别是1940年7月日伪实行经济统制令之后，工商业每况愈下，市面萧条被烂，一派衰败凄凉景象。据不完全统计，洮南原有六十六户商号中，“八·一五”光复时，只剩八家还奄奄一息。原来规模宏大的南站现代建筑群，也随着破败下来，待解放时已变一片荒郊，仅有一座水塔，“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日本侵略者在洮安对人民除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外，在思想上也加强统治，对人民强行奴化教育。在城里办国民高

等学校两所（男、女各一所），国民优越学校四所，国民初级学校四所，在农村办两级小学十六所。其教育目的和教学内容，都是对学生进行“日满亲善”、“一德一心”、“共存共荣”的建国精神教育，培养学生成为亲日忠君，效忠日本侵略者的奴仆。为达到此目的，规定中小学学生每天朝会做“建国体操”，向东京帝都遥拜；并用《回銮训民诏书》精神向学生训谕。中小学普遍开设“国民道德课”和“建国精神课”，灌输学生亲日思想，推崇日本天照大神至尊至上，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创业奇勋，歌颂日本侵略者的开拓成功。同时各级学校增设日语课，规定国高毕业学生必须达到日语三等合格，能给日人当翻译。于此大搞愚民奴化教育，学校开设的史、地学科，用“满洲”历史代替中国历史，把中国地理叫“支那地理”。学生学了地理课，不知中国疆域多大；学了历史课，不知民族祖先以及历史沿革。

日人的侵略行径和奴化思想统治，激起洮南人民的极大愤怒。一次，在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有人将日本刚从国内运来的瓷制天照大神偶像在庙内砸个粉碎，敌人羞怒已极，四处侦察抓人，后又怕声张丢丑，只好偷偷地再弄来一个天照大神默默了之。这就是所说的“天照大神事件”。充分显示出洮安人民对敌的反抗与斗争精神。

此外，所谓“小东门事件”又曾在洮南轰动一时。事情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除夕夜里，洮南伪小东门派出所的四名日伪警察被杀毙命，敌伪借此大肆扑人，严刑逼供。据目睹者说：伪警察署押满大批受害者，放了一批，又抓来一批，各过筛子，甚至市警署人亦不能幸免。事情发生后，敌人惶恐异常，大肆镇压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光复后的冬天（旧历腊月）

以李树藩、朱瑞为首的一帮人伙同胡匪草上飞、小白龙、北侠、青山好、老来好、两点……以及敌伪残余和地主武装，三千多人，打着光复军旗号，进占了洮南城，这群匪徒奸淫抢掠，无恶不作，闹得家家闭户，店店关门。并用窗户纸印制钞票，名曰“流通券”，强迫通用，人民叫它“大门帘子”。在短短的四十天中，给洮安人民带来沉痛的灾难。今天老一辈人，仍有痛苦的回忆。

洮儿河在历史上，曾多次泛滥成灾。据有关史料记载，仅在现代史上，洮儿河就出现过五次洪峰，即一八九七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四年的洪峰最烈，使洮安一代沦为水乡泽国，据当时目睹者说，被洪水吞没的许多尸体，顺水漂流，惨不忍睹。受灾人民颠沛流离，沿街乞讨，露宿街头。当时统治者既不积极防治，又不赈济，反而去龙王庙摆供焚香，搭台唱戏，求神灵保佑，借机摊敛钱财，大肆中饱。新中国成立后，一九五七年的洪水，比一九三四年要大的多，由于人民政府想尽措施，积极排洪，使灾区人民遭受损失轻微。

以后党和政府又组织全县人民兴建“一站四库”，截留河水把洮蛟两河的水引到南部的沙丘草原滋润干旱土地，发展养鱼养苇，变水害为水利，这在洮安的历史上也是一大创举。

古城今天

解放后，古城洮安焕发出青春的朝晖，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拓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昔日的“一进洮南府，一关二两土，今年吃不够明年再来补”的旧貌，而今已一去不复返

了。过去低洼的土路已铺上平坦的柏油路，两侧绿树成荫；以前街道两旁一排排低矮的土房渐被一座座高大的楼房代替。老中华民国交通发达之时所谓昙花一现“鼎盛”的洮安，和今日的盛世相比，也只有“望今叹止”了。

解放前的洮安谈不上什么工业，有三个酒厂，最多不超过一百人。还有三十多人的玻璃厂，只能生产玻璃油灯和灯罩类产品，所谓玻璃，是徒有虚名。还有三家机械厂，不超过十五人，只能搞些维修。此外，有些手工业纸坊、作坊，如铁匠炉、木匠铺等。与今日相比，大有天壤之别。目前城内有全民企业三十三个，集体所有制企业一百三十八个。最发达的工业有毛纺织、制酒、制药、造纸、制糖、制革、地毯等；最闻名的产品有呢子、毛毯、绒毯、机床、钢钎、皮鞋、洮南香酒等。一百七十一、工厂有一百二十四产品品种，远销五大洲四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整个洮安工业，无论从规模、设备、职工人数、产品质量和数量，都是解放前望尘莫及的。今天的古城洮安，已经是兴旺发达的工业城市了。

建国前的洮安只有两所不足千人的中等学校，城乡仅有二十四所小学五千余名学生。如今全县有中学四十九所，学生二万八千多名；小学三百五十三所，学生七万八千四百多名。其它如文化娱乐、医疗保健事业机构，遍及城乡，大大改善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和健康水平。

党的三中全会后，城乡人民在县委的领导下，加快了经济改革的步伐，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工业生产的飞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提高的很快，特别是购买中高档商品及家用电器越来越多，如电视机、收录机、洗衣机等。经济体制改革后的农村，在一九八三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创

造了洮安历史最高纪录,人均收入300余元。农民专业户、重点户如雨后春笋,很多户收入万元钱,向国家出售万斤粮。广大农村经济正在向商品经济转化,向农业现代化进军。素以勤劳朴实著称的洮安人民,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进程,正在满怀信心地沿着一条山花烂漫,充满阳光的大道前进!

根据《洮南府乡土志·全一册》、

《洮安县文物志》和有关史料整理。

整理人: 张厚贵

张海鹏卖国求荣始末

山雨欲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在沈阳北柳条沟铁路一声巨响，揭开了“九·一八”事变的序幕。日本帝国主义打着保护满铁的旗号，开始伸展它的侵略魔爪了。他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硬说北大营的中国兵炸毁了柳条沟铁路。事实上是日本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在其主子今田新太郎的授意下，于柳条沟铁路埋下了四十二包黄色炸药，准备炸毁铁路，让十点四十分从长春开往沈阳的扶车车翻人亡。然后以此为口实，好鲸吞中国东北三省这块早已为日本军国主义垂涎三尺的肥田沃野。柳条沟事件发生的当晚，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命令事先已准备好的一部分侵略军马上出动，向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了突然袭击，紧接着各地日军分别向长春、吉林等地进犯。东北已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

当时身居要职的张海鹏，正驻在四洮铁路的北端——洮南县城，北接洮昂路，地处战略要地。势态的发展很明显，日本军将沿铁路线，先夺洮南，再取齐齐哈尔，以便进一步侵占黑龙江省全境。

九月二十四日，关东军司令部派一支一百二十人的日军携带两门野炮，从四平乘三列铁甲车，向洮南进犯。在此之前，张海鹏曾以打败过日本兵而夸耀于世。那还是他刚升任五十五旅旅长，驻防在郑家屯（今双辽县）时发生的事。那一年正是西瓜刚上市的季节，张的旅部住在“裕盛当”的

大院里，日军有一个连队，住在“四合当”东邻，赶上星期日放假，张海鹏的兵逛大街，看见日本兵吃香瓜不给钱，还打了中国老百姓，中国兵气愤之极，便与日本兵打起来。当时的中国兵上街不准携带武器，而日本兵携带刺刀，这样中国兵赤手空拳，被日本兵刺伤后，跑回司令部报告，日本兵一直追到司令部门岗处，卫兵上前阻拦，又刺伤了卫兵。张海鹏听了这个消息，暴躁如雷，立即下令：“给我打。”于是一场街巷的枪战开始了，机关枪、步枪全都开了火，市面百姓乱作一团，买卖作坊纷纷关板。日本兵一个连，怎能打过一个旅？他们看动硬的不行，就撤出城外三十里，提出讲和，张海鹏才下令停止进攻。这一仗打死打伤不少日本兵，大灭了日本军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从此张海鹏敢斗日本兵的名声传开了，张海鹏的身价也提高了。

如今日本兵想进犯洮南，就得先打通张海鹏这一关。于是日本就通过洮南公所所长河野正直（现在四中校址即洮南南满公所所在地，公所是日本特务机关。）出面与张海鹏秘密谈判，后来这一场肮脏交易终于成交了。

实 国 求 荣

张海鹏又名张宪涛。由于小时闹天花给他脸上留下几朵不规则的花纹，故又称张大麻子。他是黑山县新立屯人，亲哥俩，他是老二，农民出身，年轻时给地主当打头的，学一手好庄稼活。有一年，正是庄稼即将成熟的秋忙季节，他突然向地主当家的提出辞工，地主用合同卡他，中途不干不行，张坚决地说：“宁可全年工钱不要，也不干了！”最后地主咋留也没留住。他从地主家出来就去投奔原来他哥哥当

土匪的绺子。原来张的哥哥当过“胡子”，因官兵抓的紧，就跑到姑姑家“趴风”（躲避），他姑姑是个有钱的大户人家，不招怕惹怒了他背地里下黑手，招他又怕官府知道通匪全家问罪，后来就悄悄地报官了。官府派兵抓走了张的哥哥，不久就给枪毙了。张海鹏听到这个噩耗，为胞兄报仇的怒火，在胸中燃烧，他找到了土匪头子，表白了为兄复仇的决心，同时把他姑姑家有多少枪，多少子弹，多少现大洋都统统说了出来，这样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带领“胡子”，轻车熟路，摸进了屯，跳进了院，血洗了他姑姑全家，枪和钱也都洗劫一空。个人的仇总算报了，可是他的路怎么走下去呢？这时土匪绺子正缺少一个头头，“胡子”看张海鹏有胆量，又有谋略就推举他当头头，他也就欣然从命了，报字“大连”。有了枪，有了钱，绺子不断扩充，不久就拉起三百来口子（指人）。当时，正值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兵匪遍地，黎民遭难，社会上流传着：“不当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有的摇身一变，由土匪收降当上了官，张海鹏就是其中之一。三十八岁那年，他被官府收降了，当时就给了个营长，不久就提升为五十五旅旅长，驻防在郑家屯。以后吴俊升被提为黑龙江省督军，张海鹏就调来洮南，官衔是：奉天骑兵第一游击队统领官兼洮辽镇守史。野心勃勃的张海鹏，老想扩充自己的势力，常对人说：“我就是保宣统的。”还说：“为了让宣统回朝（意即让溥仪继续当皇帝），我宁愿豁出一切！”他的这种保皇派思想，被日本特务机关所赏识，河野就是抓住了这个要害，与他密谋的。日本答应给张装备武器弹药，让他扩充军队以实现他的保皇梦，但交摸条件是他必须为日本关东军进占黑龙江打先锋，张欣然应允了。密谋后不久，四列军火运到洮南，计有步枪